

歷史會說話

白崇禧秘史

(上)

● 唐德剛

老諸葛是小說·小諸葛是歷史

歷史比小說更有趣

真假諸葛歷史較勁

筆者幼年是個「小說迷」。傳統小說從西遊記、封神榜、水滸傳，到大刀王五、七劍十三俠、七俠五義、小五義、續小五義、江湖奇俠傳到孽海花、官場現形記、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；最後到阿Q正傳、斷鴻零雁記；乃至什麼良友叢書中的愛情小說……不知讀過了多多少少。荒時廢業，莫此為甚，雖然這在我們那一輩的中學生之中，是很普遍的事。

記得六十年代之初，有一次在哥倫比亞大學的「大學討論小組」(University Seminar)中，討論中國小說。某洋專家，印出一張「中國舊小說選目」，列了大致二十餘種「傳統小說」，並感嘆地說，要把這選目中每一部書，都能「粗知大略」，才能對中國傳統小說，稍有了解。但是中國說部浩如煙海，哪能做得得到？——那時我忝陪末座，不禁舉手說，足下選目中所列之書，不才全部讀過。我這個小牛皮，想不到吹得全場大驚(包括三兩位華裔教授)。有人甚至抱有懷疑態度。幸好有位老教授發言解圍。他說他的女兒剛結婚，搬出去了。剩下兩書架「紙背小說」(Paper Back Fiction)。他夫婦編了個書目，把書捐出去(捐書在美國可以免稅)。一數書目，竟有三百餘種之多。——我也不免搖頭大驚說，我到她的程度，差得遠呢！

同人驚魂初定之後，不免好奇的問我，幼年為什麼要做個小說迷呢？我說那時我們中國青年不像你們呀。我們一無球可打；二無舞可跳；三無妞可泡……剩下時間，幹嗎呢？——大家一陣歡笑點頭，才塵埃落定。

可是我這個小說癖，到高中以後，就全部戒除。其原因便是我逐漸發現，的確的「歷史比小說有趣」。——第一，高中以後，思想逐漸成熟，欣賞能力，逐漸高起來。幼年糊裏糊塗所讀的一些史記、漢書、通鑑、左傳、國策，甚至所有零零碎碎的四書五經、古文觀止，這時都開始消化。反芻之後，覺得他們都比小說有趣。因此「讀史」與「讀小說」的比重就迅速調換，洵至讀小說幾至不

能終篇。為著學英文而看「飄」，看「戰爭與和平」，看「雙城記」……均不能終篇。電影倒一看再看。

第二是歷史事實比小說故事，更為感人。幼年讀「關公走麥城」，「黛玉焚稿」，甚至那算不得文學底，蘇曼殊和尚的「三郎」，都曾為之淚流滿面。及長才漸悟為文學家的虛偽宣傳所騙了。這些虛偽的故事，遠沒有真事感人。縱是老年執筆，筆者近年曾寫過的「七三一部隊」，以我俘虜作「活解剖」；以及日軍在香港護士學校對我女醫師、女護士，集體強姦慘殺，並把未死者綁送南洋作慰安婦，而我青年婦女慘烈反抗的實情，和呂秀蓮女士等率領台胞婦女去日本馬關植樹朝聖之另一事實，——以事實對事實——讀史治史者內心情感之激動，就遠非虛構的小說底作者和讀者，所可比於萬一了。——這也是海峽兩岸在民族和人類的情感上，打不開的死結之一吧。問題便是這是歷史，不是小說！第三便是真歷史的藝術水平之高，絕非虛構小說的作者所可望其項背的。因為真歷史是千千萬萬真的諸葛亮，挖空心思、殫精竭慮，聯合撰寫的。而小說（例如「三國演義」），只是一個假諸葛亮（羅貫中）幻想出來的。同時這個假諸葛亮的幻想能力，有時就遠沒有真諸葛亮的奇謀詭計，來得更為高明玄妙。——這就使我想到我曾替他寫過傳記的「小諸葛」白崇禧，這個真人實事，和羅貫中虛構的「（老）諸葛」孔明的小說故事來。白崇禧的奇謀詭計，可能就比那虛構諸葛的羅貫中的幻想，要高明得多呢。當然羅貫中筆下的諸葛孔明的故事，也不是羅貫中一個人所偽造的。它是三國當時和以後，無數作家，稗官野史家和小說家（甚至包括諸葛亮自己本人在內的），聯合虛構的。

翻翻臥龍先生底牌

三顧茅廬愈傳愈玄

諸葛亮（一八一—二三四），漢瑯琊郡陽都（今山東沂南縣，在台兒莊東北）人。諸葛是瑯琊的官宦世家。父早死，亮兄弟三人（兄諸葛瑾、弟諸葛均），乃隨在外地做官的叔父諸葛玄，寄居在今日湖北襄陽一帶。這時國中動亂，中央政府失去控制，逐漸形成地方軍閥割據與混戰的局面。劉備也帶領一支軍隊駐在樊城。各路英雄都在招兵買馬、招賢納士，野心勃勃；而各地的大小知識分子，也在各覓靠山，各尋其伯樂，以自展抱負，自逞野心。——大哥諸葛瑾顯然在東吳找到門路，便投奔孫權去了。諸葛族中另一有為子弟諸葛誕，則得志於曹魏。二十七歲的諸葛亮則自襄陽北上樊城，為劉備所接納，並十分器重。他們三位分在三國各自發展。三人後來都「封侯」，這就是所謂「諸葛三軍龍虎狗」了。三人之中，成就最多，聲名最大的當然就是臥龍先生諸葛孔明了。他事先主劉備，後主劉禪，真如魚得水，千古佳話，至今不衰。

不過孔明見知於先主，故事的確是很戲劇化的。至於什麼「三顧茅廬」，那就言過其實了。孔明去樊城投劉備的故事，是與他同時的歷史家魚豢，在他底名著「魏略」上記載的。——魚豢也是中國史家中第一個對古羅馬帝國（大秦）作忠實報導之人。史實是出奇的準確。所以他不是那位胡亂下筆之人。另一部同時的史書「九州春秋」，「所言亦如之」（「三國志」註者裴松之語）。

但是後來為什麼又搞出一則「三顧茅廬」的神話來了呢？那是諸葛武侯在「前出師表」中，自己說出的。他說：

臣本布衣，躬耕南陽，苟全性命於亂世，不求聞達於諸侯。先帝不以臣卑鄙，猥自枉屈，三顧臣於草廬之中，咨臣以當世之事。由是感激，遂許先帝以驅馳。

這則出師表寫於蜀漢建興五年（公元二二七年），諸葛亮已四十八歲。距他謁先主於樊城已二十一年。先主與關、張、趙、馬、黃等長征老幹部已死絕。他們在四川所建立的「外來政權」，已完全「本土化」。

這時諸葛丞相對後主雖忠心耿耿，但他對本地人民的統治，則大權獨攬，嚴刑峻法。當時輿論就說他：「刑法峻急，刻剝百姓，自君子小人感懷怨嘆。」他的諍友，就勸他放寬一些，而孔明不以爲然，並說：

蜀土人士，專權自恣，君臣之道，漸以陵替。寵之以位，位極則賤；順之以恩，恩竭則慢。所以致弊，實由於此。吾今威之以法，法行則知恩；限之以爵，爵加則知榮。榮恩並濟，上下有節。爲治之道，於斯而著。（見「三國志」諸葛亮傳裴註，引郭冲五事。裴松之不直郭冲之言；然各家見仁見智也。）

上面郭冲引諸葛之言，似相當可靠。於此亦可見諸葛治蜀時他那個「外來政權」之專斷橫蠻，毫不民主。被統治者的「蜀土人士」，內心中「做四川人的悲哀」，敢怒而不敢言，是可以想像的。——但是諸葛治蜀二十餘年是成績斐然的。蜀人至今對這記外來政權，引以爲榮。縱是對諸葛有殺父之仇的歷史家陳壽，記載也很公正。陳壽說：「及（劉）備殂歿，嗣子幼弱，事無巨細，亮皆專之。於是外連東吳，內平南越，立法施度，整理戎族，工械技巧，物究其極，科教嚴明，賞罰必信，無惡不懲，無善不顯。至於吏不容奸，人懷自厲，道不拾遺，強不侵弱，風化肅然也。」（見上引「諸葛亮傳」）。

我們知道點點諸葛治蜀的梗概，我們也就不難理解到他老人家晚年，訓勉那個「扶不起」的乾兒阿斗，多少有點倚老賣老，以及「我和你爸爸當年怎樣，怎樣」的心態。你老子「三顧臣於草廬之中……由是感激，遂許先帝以驅馳」，是何等的牛皮！

在諸葛亮這種自負的心理狀態之下，在他那大權獨攬的政治環境之中，我們搞「口述歷史」的，提個錄音機去訪問諸葛丞相，對他底口述故事，就要稍微打點折扣了——雖然他是歷史上的「諸葛亮」。——劉先主這位先生是最會沽名釣譽，打人統戰的。他可能真是到過訪客住的「雞鳴早看天」中回拜過他。當時既未留下錄像，事後把劉先主故事告訴後主，就愈傳愈玄了。連後輩史家陳壽，也把它寫入「正史」，佳話就流傳千古了。——但是故事來源只有一個。「（前）出師表」。

外交天才內政高手

根據可靠史料，我們可以大致肯定，諸葛丞相是位傑出的政論家——他在那漢末的混亂局面裏首先看出天下三分的大趨勢。有名的「隆中對」，應該是可靠的史料。

孔明也是位傑出的外交家。二十七歲的他，初出茅廬，竟能說動觀望中的孫權，去聯合劉備，反攻曹操。這點也是事實。其後「東聯孫吳，北拒曹操」，一直是諸葛丞相的既定的外交政策。他兄弟二人曾相互出使與國——孔明曾出使東吳；子瑜（諸葛瑾的別號）則出使西蜀。但他兄弟二人各爲其主，除在會議場中交涉協商辯論之外，兄弟之間竟無「私會」。——不知今日台海兩岸使者，是否也有類似的情況？如有之則兩千年後，還會有人爲之感嘆的。

諸葛亮的最大成就，還是在政治經濟建設方面。他把個亂糟糟的「天下未亂蜀先亂，天下已平蜀未平」的落後地區四川，於二十年中，建成一個路易十四的法國——法國面積（五四三，九六五平方公里）略小於四川（五六九，〇〇〇平方公里）。中國版圖略大於歐洲。所以中國如被弄成四分五裂，四川要搞獨立，自給自足，倒不失為一個強國。諸葛亮的確可以把阿斗，扶成個路易十六，如果他不亂搞什麼「六出祁山」的話。台灣如搞獨立，中國縱像歐洲一樣的四分五裂，搞獨立也嫌太小——台灣面積包括澎湖金馬（三六一七九平方公里），究竟比瑞士還小嘛（瑞士面積四一二八五平方公里）。大陸如不分裂，台灣搞獨立究嫌太小了。在不成比例的長期對立之下，縱是諸葛亮也搞不出奇跡來。孔明之所以急著要「北伐中原」，就是他受不了在長期對立之下，「戰亦亡、不戰亦亡」的威脅（見「後出師表」）。可惜諸葛亮「一生唯謹慎」，而不長於用兵。用兵的名將要不怕冒險。事事都小心謹慎，那還打什麼仗呢？所以老諸葛這點短處（有長必有短），陳壽就批評得好。陳壽說他是「識治之良才，管（仲）蕭（何）之亞匹也。然連年動衆「北伐中原」，未能成功。蓋應變將略，非其所長歟！」

陳壽是一位良史。他對老諸葛這項批評，是一針見血的。

將才韜略假不如真

我們搞歷史的當然不能相信「三國演義」。不幸的是，陳壽的「三國志」在中國社會發展上的影響力，卻不及羅貫中「三國演義」的百分之一。咱們華裔朝野人士有幾個是酸溜溜底「胡適的學生」去不疑處有疑呢？大家都看「三國演義」。「看三國、出孔明」，因此那位本來「將略非其所長」的諸葛亮，就變成我們東方（至少包括中日韓三國）戰略家的偶像了。——其故事雖有欠真實，但這不真實的故事，卻有其真實的影響，而「影響」本身便是最真實的歷史。自比諸葛的湘軍名將左宗棠一說是胡林翼，有次打了個小勝仗，便自炫說，「此諸葛之所以為亮也。」後來他又打了個敗仗，他底一位尖嘴幕僚戲說那是「葛亮之所以為諸（豬）也」。最後竟招殺身之禍。洪楊之亂時，被清廷誤為太平軍之謀主而加以寸磔的「洪大全」，真名是焦亮，他也是以諸葛亮自居的。

白崇禧將軍被稱為「小諸葛」，倒不是他自吹自擂的。那是他在民國十三、四年（一九二四—二五）間，統一廣西諸小戰役之中，使用了一連串的奇謀巧計，而欺騙了敵人，以獲得決定性的勝利，終為敵友雙方所一致鑒節稱賞，「小諸葛」之名，因此便不脛而走。筆者五十年代中在哥倫比亞大學，受任撰寫英文「白崇禧小傳」時，對白氏之成為「小諸葛」的真實背景，曾一一加以復按；並面請李宗仁先生加以核實。如他們於一九二四年春初出茅廬時，奪取梧州的水矯艇智擒馮葆初。這故事是白謀黃（紹竑）斷，在西江一艘妓苑花艇上，在眾香叢中，脂粉隊裏，突然亮出手槍，即席逮捕了廣西大軍閥沈鴻英之下，鎮守梧州的悍將馮葆初，而打出了李黃三傑聯合統一廣西的第一砲。

再如，是年六月討韓彰龍、韓彰鳳於柳州。韓軍慄慄，槍好人眾，不可力尅。白氏乃用假情報與在一旁觀虎鬥的沈鴻英部將通假電話，故意讓韓部竊聽中計，始為白軍所破；卒致生擒彰龍，智殲彰鳳。終使南寧柳州均歸掌握。

又如，最後攻佔桂林，全殲沈鴻英之役，亦是以寡擊眾，以弱制強，行險設伏，而計誘圍殲的。而江墟（李宗仁故居所在）一役，強敵被誘入重圍，片甲不還……沈鴻英頓成孤家寡人，在白氏畫影圖形，通緝捉拿之下，四處化裝藏匿……。以下是李宗仁先生告

我，有關沈鴻英江湖好漢的趣事。李說：

事隔一年，正當我們準備北伐期間，西江有一客輪下駛，剛過三水，直航香港之時，船上人叢中，忽有一彪形大漢站起來，把胸脯一拍，大聲說道：「老子就是沈鴻英，誰人不知？！那個不曉？！哼！不怕你李宗仁、黃紹竑如何兇狠，還有白崇禧會用計謀，畫影圖形捕捉老子，老子還是跑了！哈哈！」的確，全船數百乘客，哪個不知這位綠林大盜出身的沈總司令。全船哄然，一時傳為趣事。（見「李宗仁回憶錄」第十六章，末段。）

一般常人的心理，對司空見慣的什麼打仗，什麼兇狠，均不會發生太大興趣。可是「會用計謀」，就是偵探小說了。「什麼計謀？」「苦肉計？」「空城計？」「美人計？」大家都想一知究竟。據說沈大流亡司令在船上並且一再提到「小諸葛」「小諸葛」是如何的使用鬼計不成，還是讓他漏網了；好不得意。——這些都是李宗仁親口告訴我的。為節省篇幅，未全錄也。

以上的例子，都是「小諸葛白崇禧」「會用計謀」的歷史事實。故事還多著呢。單就筆者所知，只平實地紀錄下來，不必用文學筆調，不作「藝增」，以之置諸「三國演義」中，便可「亂假」（不是「亂真」）。再者，白崇禧不只是「善用奇謀」，他也是披堅執銳的猛將。白君是個有專業訓練和戰場經驗的職業軍人。槍法甚精，歡喜打獵；也精於騎術。在廣西初乘一匹名種黃馬。其後還有一匹極名貴的「回頭望月」（東紅馬頭有白點）。李宗仁亦是位精於騎術的馬痴。他能在駿馬飛奔中，翻鞍左右落馬上馬，十餘次而不出意外。據李宗仁說民國軍人中善騎者甚少。蔣介石在長沙閱兵時，曾落馬受傷。葉琪則墜馬而死。李宗仁和白崇禧則是例外云。白氏在廣西作中下級軍官時，每戰必親冒矢石，身先士卒。北伐初期，民國十五年（一九二六）江西「江口之役」，白崇禧以副總參謀長身份臨時兼追擊司令，率六七兩軍之一部不足三師人馬，竟逼孫傳芳軍長三軍人於江口死地。在窮寇絕境之中，白將軍單刀赴會，親俘敵軍長三人；繳槍三萬支。翌年「龍潭之役」，白氏與何應欽合力反攻，再俘孫軍六萬人，為北伐戰役空前有決定性之勝利。抗戰初期「台兒莊之戰」，將敵軍精銳之磯谷師團誘入重圍而全殲之，小諸葛亦是主謀。為此在五十年代末期，白將軍聞及哥倫比亞大學之諸種史學計畫，曾轉托我的老師郭廷以先生及其他有關親友，擬約我一談。可嘆斯時交通困難，白將軍本人言行亦有諸多之不便，筆者更是人微言輕，終未能請益。今日思之猶有餘憾。不過斯時筆者亦曾透過郭廷以老師及先勇老弟，轉報白將軍，凡健公所欲言者，余固知其大略也。

至於台兒莊以後的「崑崙關之戰」，日本陸軍中最精銳之第五師團，竟被徹底擊潰。敗退之慘，不在磯谷之下。斯時我方戰場主將，亦是小諸葛也。敵軍戰時文獻及戰後所撰戰史。均有詳盡記述，認為是敵軍最精銳的第五師團，自日俄戰爭建軍以來所遭受的最嚴重的挫敗。近年大陸開放，文禁漸弛，公正的史籍，亦時時湧出，其中「大決戰」一書對崑崙關之役，即有很公平的報導。根據這忠實報導而拍出的「崑崙關之戰」的電影，曾使吾老友楊振寧博士不忍卒睹，掩淚而出。因在這血肉模糊的慘烈決戰中，在前線囚頭垢面，九死一生，捨命衝殺的前敵指揮官，即國軍第五軍軍長之杜聿明將軍也。杜將軍捨命殺敵，功高不賞若此，而其在內戰中，兵敗自殺未死，終淪為階下之囚，為人洗衣剃頭若彼。卒使名揚國際的諾貝爾物理學家的杜門佳婿，掩面不忍卒睹，豈非人情之常哉？！

以上所述，不過小諸葛白崇禧將軍功業之鱗爪耳。細說，非篇幅所能容也。縱使只一鱗半爪，吾人以小諸葛之真事，比諸羅貫中君所杜撰老諸葛之假事，猶且過之。——故吾斗膽斷之曰，論將才韜略，老諸葛不逮小諸葛遠矣。（下期續完）